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汉书

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汉书

卷七三——卷一



〔汉〕班固撰

〔唐〕颜师古注
宋超等标点

汉书卷七三 列传第四三

韦贤 子玄成

韦贤字长孺，鲁国邹人也。其先韦孟，家本彭城，为楚元王傅，傅子夷王及孙王戊。^①戊荒淫不遵道，孟作诗风谏。后遂去位，徙家于邹，又作一篇。其谏诗曰：

①师古曰：“官为楚王傅而历相三王也。”

肃肃我祖，国自豕韦，^①黼衣朱紱，四牡龙旂。^②彤弓斯征，抚宁遐荒，^③总齐群邦，以翼大商，^④迭彼大彭，勋绩惟光。^⑤至于有周，历世会同。^⑥王赧听谮，实绝我邦。^⑦我邦既绝，厥政斯逸，^⑧赏罚之行，非繇王室。^⑨庶尹群后，靡扶靡卫，五服崩离，宗周以队。^⑩我祖斯微，嚳于彭城，^⑪在于小子，勤谗厥生，^⑫隄此嫚秦，耒耜以耕。^⑬悠悠嫚秦，上天不宁，乃眷南顾，授汉于京。^⑭

①应劭曰：“在商为豕韦氏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黼衣画为斧形，而白与黑为彩也。朱紱为朱裳画为亚文也。”

亚，古弗字也，故因谓之。紱字又作黻，其音同声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言受彤弓之赐，于此得专征伐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翼，佐助也。”

⑤应劭曰：“《国语》曰‘大彭、豕韦为商伯’。”师古曰：“迭，互也。自言豕韦氏与大彭互为伯于殷商也。迭，徒结反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继为诸侯预盟会之事也。”

⑦应劭曰：“王赧，周末王，听谗受谮，绝豕韦氏也。”

⑧应劭曰：“言自绝豕韦氏之后，政教逸漏，不由王者也。”臣瓚曰：“逸，放也。管仲曰‘令而不行谓之放’。”师古曰：“瓚说是也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繇，与由同也。”

⑩应劭曰：“五服，谓甸服、侯服、绥服、要服、荒服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庶尹，众官之长也。群后，诸侯也。队，失也，音直类反。”

⑪师古曰：“言我之先祖于此遂微也。𡇗，古迂字。其下并同。”

⑫师古曰：“谗，叹声，音许其反。”

⑬师古曰：“言遭秦暴慢，无有列位，躬耕于野。”

⑭师古曰：“高祖起在丰沛，于秦为南，故曰南顾。言以秦之京邑，授与汉也。”

於赫有汉，四方是征，^①靡适不怀，万国逌平。^②乃命厥弟，建侯于楚，俾我小臣，惟傅是辅。兢兢元王，恭俭净壹，^③惠此黎民，纳彼辅弼。飡国渐世，垂烈于后，^④乃及夷王，克奉厥绪。咨命不永，唯王统祀，^⑤左右陪臣，此惟皇士。^⑥

①师古曰：“於，读曰乌。乌，叹辞也。赫，明貌。凡此诗中诸叹称於者，其音皆同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怀，思也，来也。逌，古攸字。攸，所也。言汉兵所往之处，人皆思附而来，万国所以平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兢兢，谨戒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，垂遗业于后嗣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咨，嗟也。永，长也。夷王立四年而薨，戊乃嗣位，故言不永也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《尔雅》云：‘皇，正也。’”

如何我王，不思守保，不惟履冰，以继祖考！^①邦事是废，逸游是娱，犬马繇繇，是放是驱。^②务彼鸟兽，忽此稼苗，烝民以匱，我王以踰。^③所弘非德，所亲非俊，唯囿是恢，唯谏是信。^④踰踰谄夫，𡇗𡇗黄发，^⑤如何我王，曾不是察！既藐下臣，追欲从逸，^⑥嫚彼显祖，轻兹削黜。

①师古曰：“惟亦思也，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义，用继其祖考之业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繇，与悠同。悠悠，行貌。放，放犬也。驱，驱马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愉，与愉同，乐也。言众人失此稼穡，以致困匱，而王反以为乐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恢，大也。谗，谄言也。”

⑤如淳曰：“喻喻，自媚貌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号号，直言也。喻，音逾。号，五各反。”

⑥应劭曰：“藐，远也。言疏远忠贤之辅，追情欲，从逸游也。”臣瓚曰：“藐，陵藐也。”师古曰：“藐，与邈同。应说是也。下臣，孟自谓也。从，读曰纵。”

嗟嗟我王，汉之睦亲，^①曾不夙夜，以休令闻！^②穆穆天子，临尔下土，明明群司，执宪靡顾。^③正遐繇近，殆其怙兹，^④嗟嗟我王，曷不此思！

①师古曰：“睦，密也，言服属近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休，美也。令，善也。闻，声名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靡，无也。言执天子之法，无所顾望也。顾，读如古，协韵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言欲正远人，先从近亲始，而王怙恃与汉戚属，不自劬慎，以致危殆也。繇，读与由同。”

非思非鉴，嗣其罔则，^①弥弥其失，发发其国。^②致冰匪霜，致队靡嫚，瞻惟我王，昔靡不练。^③兴国救颠，孰违悔过，追思黄发，秦繆以霸。^④岁月其徂，年其逮考，^⑤於昔君子，庶显于后。^⑥我王如何，曾不斯览！^⑦黄发不近，胡不时监！^⑧

①师古曰：“不思鉴戒之义，是令后嗣无所法则也。”

②应劭曰：“弥弥犹稍稍也，罪过兹甚也。发发，欲毁坏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发发，危动貌，音五合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言坚冰之成起于微霜，隕队之咎由于怠嫚也。练犹阅历之，言往昔之事，皆在王心，无所不阅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言兴复邦国，救止颠队之道，无如能自悔其过恶。秦穆公伐郑，为晋所败而归，乃作《秦誓》曰：‘虽则员然，尚犹询兹黄发，则罔所惩。’谓虽有员然之失，庶几以道谋于黄发之贤，则行无所过矣。黄发，老寿之人也，谓发落更生黄者也。员，与云同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逮，及也。考者，老人面色如垢也。言岁月骤往，年将及考，不可殆忽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於，叹辞也。言昔之君子，庶几善道，所以能光显于后世也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览，视也，叶韵音滥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黄发不近者，斥远耆老之人也。近，其斯反。”

其在邹诗曰：

微微小子，既耆且陋，^①岂不牵位，秽我王朝。^②王朝肃清，唯俊之庭，顾瞻余躬，惧秽此征。^③

①师古曰：“自言年老，材质鄙陋也。”

②应劭曰：“言岂不恋此爵位乎？以王朝污秽不肃清故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此说非也。恐已秽王朝，所以去耳，故下又言‘惧秽此征’也。”

③李奇曰：“于此便行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此皆孟已去逊辞，不欲显王之过恶也。”

我之退征，请于天子，天子我恤，矜我发齿。赫赫天子，明哲且仁，悬车之义，以泊小臣。^①嗟我小子，岂不怀土？庶我王寤，越迁于鲁。^②

①应劭曰：“古者七十县车致仕。泊，及也。天子以县车之义及我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泊，巨冀反。”

②应劭曰：“言岂不怀土乎？庶几王之寤觉，欲还辅相之，相近居鲁也。”

既去祢祖，惟怀惟顾，^①祁祁我徒，戴负盈路。^②爰戾于邹，翬茅作堂，^③我徒我环，筑室于墙。^④

①师古曰：“父庙曰祢。言去其父祖旧居，所以怀顾也。祢，乃礼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祁祁，众貌。一曰，祁祁，徐行也。徒，谓学徒也。戴负者，谓随其徙居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戾，至也。翬字与剪同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环，绕也。”

我既迁逝，心存我旧，梦我湊上，立于王朝。^①其梦如何？梦争王室。其争如何？梦王我弼。^②寤其外邦，叹其喟然，^③念我祖考，泣涕其涟。^④微微老夫，咨既迁绝，^⑤洋洋仲尼，视我遗烈。^⑥济济邹鲁，礼义唯恭，诵习弦歌，於异他邦。^⑦我虽鄙耆，心其好而，我徒侃尔，乐亦在而。^⑧

①应劭曰：“湊上，孟所居彭城东里名也。犹不忘本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弼，戾也。言梦争王室之事，王违戾我言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梦在王朝，及寐之寤，乃在邹也。寤，觉也。喟，丘位反。觉，工效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涟涟，泣下貌，音连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咨，嗟也。绝，谓与旧居绝也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洋洋，美盛也。烈，业也。视，读曰示。孔子，邹人，故言示我遗业也。洋，音祥，又音羊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言礼乐之教，不同余土也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而者，句端之辞。侃，和乐貌，音口旦反。”

孟卒于邹。或曰其子孙好事，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诗也。

自孟至贤五世。贤为人质朴少欲，笃志于学，^①兼通《礼》、《尚书》，以《诗》教授，号称邹鲁大儒。征为博士，给事中，进授昭帝《诗》，稍迁光禄大夫詹事，至大鸿胪。昭帝崩，无嗣，大将军霍光与公卿共尊立孝宣帝。帝初即位，贤以与谋议，安宗庙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。^②徙为长信少府。^③以先帝师，甚见尊重。本始三年，代蔡义为丞相，封扶阳侯，^④食邑七万户。时贤七十余，为相五岁，地节三年，以老病乞骸骨，赐黄金百斤，罢归，加赐第一区。丞相致仕自贤始。年八十二薨，谥曰节侯。

①师古曰：“笃，厚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与，读曰豫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长信者，太后官名，为太后官属也。”

④孟康曰：“属沛郡。”

贤四子：长子方山为高寝令，早终；次子弘，至东海太守；次子舜，留鲁守坟墓；少子玄成，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。故邹鲁谚曰：“遗子黄金满籥，不如一经。”^①

①如淳曰：“籥，竹器，可受三四斗。今陈留俗有此器。”蔡谟曰：“满籥者，言其多耳，非器名也。若论陈留之俗，则吾陈人也，不闻有此器。”师古曰：“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云‘籥，零也’，杨雄《方言》云‘陈、楚、宋、魏之间谓箛为籥’，然则篴箎之属是也。今书本籥字或作盈，又是盈满之义，盖两通也。”

玄成字少翁，以父任为郎，常侍骑。少好学，修父业，尤谦逊下士。^①出遇知识步行，辄下从者，与载送之，^②以为常。其接人，贫贱者益加敬，繇是名誉日广。^③以明经擢为谏大夫，迁大河都尉。^④

①师古曰：“下，胡亚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辍从者之车马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繇，与由同。”

④服虔曰：“今东平郡也。本为济东国，后王国除，为大河郡。”

初，玄成兄弘为太常丞，职奉宗庙，典诸陵邑，烦剧多罪过。父贤以弘当为嗣，故敕令自免。^①弘怀谦，不去官。^②及贤病笃，弘竟坐宗庙事系狱，罪未决。室家问贤当为后者，贤恚恨不肯言。于是贤门下生博士义倩等与宗家计议，^③共矫贤令，^④使家丞上书言大行，^⑤以大河都尉玄成为后。贤薨，玄成在官闻丧，又言当为嗣，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，即阳为病狂，卧便利，妄笑语昏乱。^⑥征至长安，既葬，当袭爵，以狂不应召。大鸿胪奏状，章下丞相御史案验。玄成素有名声，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辟兄者。^⑦案事丞相史乃与玄成书^⑧曰：“古之辞让，必有文义可观，故能垂荣于后。今子独坏容貌，蒙耻辱，为狂痴，光曜晦而不宣。^⑨微哉！子之所托名也。^⑩仆素愚陋，过为宰相执事，^⑪愿少闻风声。不然，恐子伤高而仆为小人也。”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：“圣王贵以礼让为国，宜优养玄成，勿枉其志，^⑫使得自安衡门之下。”^⑬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，劾奏之。有诏勿劾，引拜。玄成不得已受爵。宣帝高其节，以玄成为河南太守。兄弘太山都尉，迁东海太守。

①师古曰：“恐其有罪见黜，妨为继嗣，故令以病去官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谓若欲代父为侯，故避嫌不肯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博士姓义名倩也。宗家，贤之同族也。倩，千见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矫，托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为文书于大行，以言其事也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便利，大小便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辟，读曰避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即案验玄成事者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唵，读与暗同。”

⑩李奇曰：“名，声名也。”

⑪师古曰：“过犹谬也。”

⑫师古曰：“枉，屈也。”

⑬师古曰：“衡门，谓横一木于门上，贫者之所居也。”

数岁，玄成征为未央卫尉，迁太常。坐与故平通侯杨惲厚善，惲诛，党友皆免官。后以列侯侍祀孝惠庙，当晨入庙，天雨淖，^①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。有司劾奏，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。玄成自伤贬黜父爵，叹曰：“吾何面目以奉祭祀！”作诗自劾责，曰：

①师古曰：“淖，泥也，音女教反。”

赫矣我祖，侯于豕韦，赐命建伯，有殷以绥。^①厥绩既昭，车服有常，朝宗商邑，四牡翔翔。^②德之令显，庆流于裔，宗周至汉，群后历世。^③

①师古曰：“建，立也。立为伯也。绥，安也。以有此伯，故天下安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翔翔，安舒貌。”

③应劭曰：“历世有爵位。”

肃肃楚傅，辅翼元、夷，^①厥驷有庸，惟慎惟祗。^②嗣王孔佚，越迁于邹，^③五世圻僚，至我节侯。^④

①师古曰：“元王、夷王也。”

②孟康曰：“驷，驷马也。《尚书》‘车服以庸’。庸，功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庸亦常也，即上车服有常同义也。祗，敬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孔，甚也。佚，与逸同。”

④应劭曰：“自孟至贤五世无官。圻，空也。”

惟我节侯，显德遐闻，^①左右昭、宣，五品以训。^②既考致位，惟懿惟奐，^③厥赐祁祁，百金泊馆。^④国彼扶阳，在京之东，惟帝是留，政谋是从。绎绎六轡，是列是理，^⑤威仪济济，朝享天子。天子穆穆，是宗是师，^⑥四方遐尔，观国之辉。^⑦

①师古曰：“闻，合韵音问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左右，助也，言为相也。五品，五教也。训，理也。左，读曰佐。右，读曰佑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言以年致仕也。懿，美也。矣，盛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祁祁，行来貌。泊，及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绎绎，和调之貌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穆穆，天子之容也。宗，尊也。言天子尊之以为师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辉，光也。”

茅土之继，在我俊兄，惟我俊兄，是让是形。^①於休厥德，於赫有声，^②致我小子，越留于京。^③惟我小子，不肃会同，^④媿彼车服，黜此附庸。^⑤

①师古曰：“形，见也。言其谦让志节显见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于，皆叹辞也。休，美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言致爵位于己身而留在京师，豫朝请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肃，敬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媿，古愧字也。削爵为关内侯，故云黜此附庸，言见黜而为附庸也。”

赫赫显爵，自我队之；微微附庸，自我招之。谁能忍愧，寄之我颜；谁将遐征，从之夷蛮。^①於赫三事，匪俊匪作，於蔑小子，终焉其度。^②谁谓华高，企其齐而；谁谓德难，厉其庶而。^③嗟我小子，于貳其尤，^④队彼令声，申此择辞。^⑤四方群后，我监我视，威仪车服，唯肃是履！^⑥

①师古曰：“言已耻辱之甚，无所自措，故曰谁有能忍愧者，以我颜寄之；谁欲远行去者，当与相从，适于蛮夷，不能见朝廷之士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於，叹辞也。三事，三公之位也。度，居也。言三公显职，以贤俊为之，我虽微蔑，方自免厉，终当居此也。度，大各反。后并同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华，华山也。华山虽高，企仰则能齐观。道德不易，克厉然庶几可及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于，往也。尤，过也。自戒云，今以往勿貳其过。一曰，貳，谓不一也，言心不专一，致此过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令，善也。择，可择之辞。一曰，择，谓创也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戒他人。”

初，宣帝宠姬张婕妤男淮阳宪王好政事，通法律，上奇其材，有意欲以为嗣，然用太子起于细微，又早失母，故不忍也。久之，上欲

感风宪王，辅以礼让之臣，^①乃召拜玄成为淮阳中尉。是时王未就国，玄成受诏，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，条奏其对。及元帝即位，以玄成为少府，迁太子太傅，至御史大夫。永光中，代于定国为丞相。贬黜十年之间，遂继父相位，封侯故国，荣当世焉。玄成复作诗，自著复玷缺之艰难，^②因以戒示子孙，曰：

①师古曰：“风，读曰讽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玉缺曰玷。复，房目反。韡，古艰字。玷，丁念反。”

於肃君子，既令厥德，^①仪服此恭，棣棣其则。^②咨余小子，既德靡逮，^③曾是车服，荒慢以队。^④

①师古曰：“於，叹辞也。肃，敬也。令，善也。言君子之人，皆肃敬以善其德也。”

②李奇曰：“善威仪也。”师古曰：“《诗·邶·柏舟》曰：‘威仪逮逮，不可选也。’逮逮，闲习之貌，音徒继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逮，及也，自言德不及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曾之言则也。”

明明天子，俊德烈烈，不遂我遗，恤我九列。^①我既兹恤，惟夙惟夜，^②畏忌是申，供事靡愆。^③天子我监，登我三事，^④顾我伤队，爵复我旧。

①师古曰：“恤，安也。九列，卿之位，谓少府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夙，早也。言早夜常自戒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申，言自约束也。愆，古惰字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监，察也。三事，三公之位，谓丞相也。”

我既此登，望我旧阶，先后兹度，涟涟孔怀。^①司直御事，我熙我盛，^②群公百僚，我嘉我庆。于异卿士，非同我心，三事惟艰，莫我肯矜。^③赫赫三事，力虽此毕，非我所度，退其罔日。^④昔我之队，畏不此居，^⑤今我度兹，戚戚其惧。^⑥

①应劭曰：“我既此登，为丞相也。先后兹度，父所在也。”臣瓚曰：“案古文宅度同。”师古曰：“先后，即先君也。以父昔居此位，故泣涕而甚思之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司直，丞相司直也。御事，治事之吏也。言司直及治事之人助

我兴盛而为职务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言己居尊位，惧不克胜，而群公百官皆来相庆，是与我心不同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我虽毕力于此，然惧非所居，贬退无日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居，合韵音基庶反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度亦居也。”

嗟我后人，命其靡常，靖享尔位，瞻仰靡荒。^①慎尔会同，戒尔车服，无媚尔仪，以保尔域。^②尔无我视，不慎不整；我之此复，惟禄之幸。^③於戏后人，惟肃惟栗。^④无忝显位，以蕃汉室！

①师古曰：“靖，谋也。享，当也。言天命无常，唯善是佑。谋当尔位，无荒怠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媚亦古情字也。域，谓封邑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言我之得复此爵，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，尔等不当视效而怠慢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於戏，读曰呜乎。”

玄成为相七年，守正持重不及父贤，而文采过之。建昭三年薨，谥曰共侯。初，贤以昭帝时徙平陵，玄成别徙杜陵，病且死，因使者自白曰：“不胜父子恩，愿乞骸骨，归葬父墓。”上许焉。

子顷侯宽嗣。薨，子僖侯育嗣。薨，子节侯沈嗣。自贤传国至玄孙乃绝。玄成兄高寝令方山子安世历郡守，大鸿胪，长乐卫尉，朝廷称有宰相之器，会其病终。而东海太守弘子赏亦明《诗》。哀帝为定陶王时，赏为太傅。哀帝即位，赏以旧恩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列为三公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千户，亦年八十余，以寿终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。

初，高祖时，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。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，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，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、太宗庙。至宣帝本始三年，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，行所巡狩亦立焉。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，合百六十七所。^①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，与太上皇、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，^②并为百七十六。又园中各有寝、便

殿。^③日祭于寝，月祭于庙，时祭于便殿。寝，日四上食；庙，岁二十五祠；^④便殿，岁四祠。又月一游衣冠。而昭灵后、武哀王、昭哀后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、卫思后、戾太子、戾后各有寝园，与诸帝合，凡三十所。一岁祠，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，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，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，养牺牲卒不在数中。

①师古曰：“六十八者，郡国之数也。百六十七所，宗庙之数也。”

②师曰：“悼皇考者，宣帝之父，即史皇孙。”

③如淳曰：“《黄图》高庙有便殿，是中央正殿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如说非也。凡言便殿、便室者，皆非正大之处。寝者，陵上正殿，若平生露寝矣。便殿者，寝侧之别殿耳。”

④如淳曰：“月祭朔望，加腊月二十五。”晋灼曰：“《汉仪注》宗庙一岁十二祠。五月尝麦。六月、七月、三伏、立秋軀萎，又尝粢。八月先夕饗飧，皆一太牢，酎祭用九太牢。十月尝稻，又饮蒸，二太牢。十一月尝，十二月腊，二太牢。又每月一太牢，如闰加一祀，与此上十二为二十五祠。”师古曰：“晋说是也。”

至元帝时，贡禹奏言：“古者天子七庙，今孝惠、孝景庙皆亲尽，宜毁。及郡国庙不应古礼，宜正定。”天子是其议，未及施行而禹卒。永光四年，乃下诏先议罢郡国庙，曰：“朕闻明王之御世也，遭时为法，因事制宜。^①往者天下初定，远方未宾，因尝所亲以立宗庙，^②盖建威销萌，一民之至权也。^③今赖天地之灵，宗庙之福，四方同轨，蛮貊贡职，^④久遵而不动，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，^⑤殆非皇天祖宗之意，朕甚惧焉。传不云乎？‘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’^⑥其与将军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诸大夫、博士、议郎议。”丞相玄成、御史大夫郑弘、太子太傅严彭祖、少府欧阳地余、谏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：“臣闻祭，非自外至者也，繇中出，生于心也。^⑦故唯圣人为能飨帝，孝子为能飨亲。^⑧立庙京师之居，躬亲承事，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，尊亲之大义，五帝三王所共，不易之道也。^⑨《诗》云：‘有来雍雍，至止肃肃，相维辟公，天子穆穆。’^⑩《春秋》之义，父不祭于支庶之宅，君不祭于臣仆之家，王不祭于下土诸侯。臣等愚以为宗庙在郡国，宜无修，臣请勿复修。”奏可。因罢昭灵后、武哀王、昭哀后、

卫思后、戾太子、戾后园，皆不奉祠，裁置吏卒守焉。

①师古曰：“言不必同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亲，谓亲临幸处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销遏逆乱，使不得萌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同轨，言车辙皆同，示教化齐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共，读曰恭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《论语》载孔子之言。与，读曰预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繇，读与由同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言情礼皆备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易。改也。”

⑩师古曰：“此《周颂·雍篇》禘太祖之诗也。雍雍，和也。肃肃，敬也。相，助也。辟，百辟卿士也。公，诸侯也。有来而和者，至而敬者，助主禘祭，是百辟诸侯也。天子是时则穆穆然承事也。”

罢郡国庙后月余，复下诏曰：“盖闻明王制礼，立亲庙四，祖宗之庙，万世不毁，所以明尊祖敬宗，著亲亲也。①朕获承祖宗之重，惟大礼未备，战栗恐惧，不敢自颺，②其与将军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诸大夫、博士议。”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议曰：“《礼》，王者始受命，诸侯始封之君，皆为太祖。以下，五庙而迭毁，③毁庙之主臧乎太祖，五年而再殷祭，言壹禘壹祫也。④祫祭者，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，父为昭，子为穆，孙复为昭，古之正礼也。⑤祭义曰：‘王者禘其祖自出，⑥以其祖配之，而立四庙。’言始受命而王，祭天以其祖配，而不为立庙，亲尽也。立亲庙四，亲亲也。亲尽而迭毁，亲疏之杀，示有终也。⑦周之所以七庙者，以后稷始封，文王、武王受命而王，是以三庙不毁，与亲庙四而七。非有后稷始封，文、武受命之功者，皆当亲尽而毁。成王成二圣之业，⑧制礼作乐，功德茂盛，庙犹不世，以行为谥而已。⑨礼，庙在大门之内，不敢远亲也。⑩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，宜为帝者太祖之庙，世世不毁，承后属尽者宜毁。今宗庙异处，昭穆不序，宜入就太祖庙而序昭穆如礼。太上皇、孝惠、孝文、孝景庙皆亲尽宜毁。皇考庙亲未尽，如故。”⑪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以为孝文皇帝除诽谤，去肉刑，躬节

俭，不受献，罪人不帑，不私其利，^⑫出美人，重绝人类，宾赐长老，收恤孤独，德厚侔天地，利泽施四海，宜为帝者太宗之庙。廷尉忠以为孝武皇帝改正朔，易服色，攘四夷，宜为世宗之庙。^⑬谏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为皇考庙上序于昭穆，非正礼，宜毁。

①师古曰：“著亦明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顛，与专同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迭，互也。亲尽则毁，故云迭也，音大结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殷，大也。禘，谛也。一，一祭之也。袷，合也。禘，音大系反。袷，音洽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昭穆者，父子易其号序也。昭，明也。穆，美也。后以晋室讳昭，故学者改昭为韶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祖所从出者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杀，渐降也，音所例反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二圣，文王、武王也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谓之成王，则是以行表谥也。”

⑩师古曰：“远，离也，音于万反。”

⑪张晏曰：“悼皇考于元帝祖也。”

⑫师古曰：“重罪之人不及妻子，是不私其利也。帑，读与孥同。”

⑬师古曰：“忠，尹忠也。攘，却也。”

于是上重其事，^①依违者一年，^②乃下诏曰：“盖闻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尊尊之大义也；存亲庙四，亲亲之至恩也。高皇帝为天下诛暴除乱，受命而帝，功莫大焉。孝文皇帝为代王，诸吕作乱，海内摇动，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，北面而归心，犹谦辞固让而后即位，削乱秦之迹，兴三代之风，是以百姓晏然，咸获嘉福，德莫盛焉。高皇帝为汉太祖，孝文皇帝为太宗，世世承祀，传之无穷，朕甚乐之。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，于义壹体。^③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，其正礼仪。”玄成等奏曰：“祖宗之庙世世不毁，继祖以下，五庙而迭毁。今高皇帝为太祖，孝文皇帝为太宗，孝景皇帝为昭，孝武皇帝为穆，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。皇考庙亲未尽。太上、孝惠庙皆亲尽，宜毁。太上庙主宜瘞园，孝惠皇帝为穆，主迁于太祖庙，

寝园皆无复修。”奏可。

①师古曰：“重，难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依违者，不决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一体，谓俱为昭也。《礼》，孙与祖俱为昭。宣帝之于昭帝为从孙，故云于义一体。”

议者又以为《清庙》之诗言交神之礼无不清静，^①今衣冠出游，有车骑之众，风雨之气，非所谓清静也。“祭不欲数，数则渎，渎则不敬。”^②宜复古礼，四时祭于庙，诸寝园日月间祀皆可勿复修。^③上亦不改也。明年，玄成复言：“古者制礼，别尊卑贵贱，国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，则荐于寝，^④身没而已。陛下躬至孝，承天心，建祖宗，定迭毁，序昭穆，大礼既定，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寝祠园宜如礼勿复修。”奏可。

①师古曰：“《清庙》，《周颂》祀文王之诗。其诗云‘于穆清庙，肃雍显相’，又曰‘对越在天，骏奔走在庙’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此《礼记·祭法》之言。渎，烦污也。数，所角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间，音工莧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適，读曰嫡也。”

后岁余，玄成薨，匡衡为丞相。上寝疾，梦祖宗遣罢郡国庙，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。上诏问衡，议欲复之，衡深言不可。上疾久不平，衡惶恐，祷高祖、孝文、孝武庙曰：“嗣曾孙皇帝恭承洪业，夙夜不敢康宁，思育休烈，以章祖宗之盛功。”^①故动作接神，必因古圣之经。往者有司以为前因所幸而立庙，将以系海内之心，非为尊祖严亲也。今赖宗庙之灵，六合之内莫不附亲，庙宜一居京师，天子亲奉，郡国庙可止毋修。皇帝祇肃旧礼，尊重神明，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。^②今皇帝有疾不豫，乃梦祖宗见戒以庙，楚王梦亦有其序。^③皇帝悼惧，即诏臣衡复修立。谨案上帝帝王承祖祢之大礼，皆不敢不自亲。郡国吏卑贱，不可使独承。又祭祀之义以民为本，间者岁数不登，百姓困乏，郡国庙无以修立。《礼》，凶年则岁事不举，以祖祢之意为不乐，是以不敢复。^④如诚非礼义之中，违祖宗之心，咎尽在

臣衡，^⑤当受其殃，大被其疾，队在沟渎之中。皇帝至孝肃慎，宜蒙佑福。唯高皇帝、孝文皇帝、孝武皇帝省察，右殯皇帝之孝，^⑥开赐皇帝眉寿亡疆，^⑦令所疾日瘳，平复反常，^⑧永保宗庙，天下幸甚！”

①师古曰：“育，养也。休，美也。烈，业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不敢失礼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序，绪也，谓端绪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复，音房目反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如，若也。中，音竹仲反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右，读曰佑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眉寿，言寿考而眉秀也。疆，境也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反犹还也。”

又告谢毁庙曰：“往者大臣以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，取象于天地，^①天序五行，人亲五属，^②天子奉天，故率其意而尊其制。是以禘尝之序，靡有过五。受命之君，躬接于天，万世不堕。继烈以下，五庙而迁，^③上陈太祖，间岁而祫，^④其道应天，故福祿永终。太上皇非受命而属尽，义则当迁。又以为孝莫大于严父，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，父之所异子不敢同。礼，公子不得为母信，为后则于子祭，于孙止，^⑤尊祖严父之义也。寝日四上食，园庙间祠，皆可亡修。^⑥皇帝思慕悼惧，未敢尽从。惟念高皇帝圣德茂盛，受命溥将，钦若稽古，承顺天心，^⑦子孙本支，陈锡亡疆。^⑧诚以为迁庙合祭，久长之策，高皇帝之意，乃敢不听？^⑨即以今日^⑩迁太上、孝惠庙，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寝，将以昭祖宗之德，顺天人之序，定亡穷之业。今皇帝未受兹福，乃有不能共职之疾。^⑪皇帝愿复修立承祀，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。^⑫如不合高皇帝、孝惠皇帝、孝文皇帝、孝武皇帝、孝昭皇帝、孝宣皇帝、太上皇、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之意，罪尽在臣衡等，当受其咎。今皇帝尚未平，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。臣衡中朝臣咸复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，礼有所承，违统背制，不可以奉先祖，皇天不佑，鬼神不殯。六艺所载，皆言不当，^⑬无所依缘，以作其文。事如失指，罪乃在臣衡，当深受其殃。皇帝宜厚蒙祉福，嘉